

苏三：好奇心使我步履不停

沐风

提起“苏三”这个名字，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京剧里那个含冤入狱，身世凄苦的弱女子。而2004年，一个同样名叫苏三的女子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丛书，就此进入公众视野，在史学界、考古学界掀起了一波巨浪……

令苏三声名大震的这套书名字叫做“破译飓风”系列，里面收录了多本苏三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著述。很多人看了这套书之后都以为苏三是一位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很新奇也很有建设性。而事实上苏三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研究者，要问到她为什么要从专业学者都捉摸不透的三星堆遗址着手研究，苏三给出的答案是，好奇心使然。

从小，在书香氤氲的环境中长大的苏三就对于读书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由于体弱多病，苏三无法和玩伴们一起追逐嬉戏，常常只能一个人待着，就这样，读书成了她排遣寂寞时光的好方法。1978年，同许多怀着大学梦的年轻人一样，苏三考上了一所本省的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专业。在外文系的学习期间，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日语两门外语，还尽可能多地参与当时学校为外文系专门安排的外教课程。听那些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老师讲述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就如同享受一场场精神盛宴，这给苏三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冲击。那时的她梦想有一天能走出国门，亲自到这些地方看一看。事实上，这个梦想并不遥远，她很快就实现了。

大学毕业后，苏三先是回到家乡，在一个中学教了四年书，又先后在中南财大、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任教。1995年，辞掉每月500元薪水的大学教师工作后，苏三跳槽到了一家外企做中层，没过几年，她又炒了这份每月5000元薪水的工作，重新回到校园里继续深造，先后取得了宏观经济学和色彩学两个硕士学位。用苏三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不愿过普通

人的生活”。

做回了自由职业者的苏三此时十分迷茫。读过很多书，做过很多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拥有完美简历的她依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到底在哪。直到2002年的某一天，她在王府井的三联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本研究三星堆的书，书上说三星堆文明是从国内某个地方迁徙过去的。苏三被书上一幅幅神秘、怪异的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照片所吸引，猛然间觉得里面的铜人头像有很多很像印欧人，他们会不会是从西方过来的呢？这个念头使她自己也感到震惊又疑惑。

探秘三星堆

1929年春，成都平原上一个叫燕青保的农民正在和他的父亲一道翻耕自家土地，开始新一年的耕种。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一锄头下去，竟挖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

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西南地区探明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迹。三星堆的发现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对于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也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并被纳入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三星堆蜚声中外，而关于三星堆这个奇特文明的诞生，学界历来也存在着种种争议：这里的文化何以产生，又何以消亡？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明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困扰着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给三星堆这个人类文明史上这一重大发现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

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此刻还是个历史学“门外汉”的苏三，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内心升腾起的求知欲使她“异想天开”地想凭借自己一己之力去揭开这个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



苏三

苏三买了一大堆研究资料回家。她拼命看书，没日没夜地思考。最疯狂时，她关起门来一个多星期，不洗澡不刷牙不见人，把自己深度地沉浸到远古的社会中，相当于情景再造。白天也关着窗，尽量屏蔽现代化的东西。就这么一门心思地研究，持续了五六年。这期间，苏三深受病痛折磨，肠痉挛、颈椎病、干眼症她都得过。有一次，一个人在家里肠痉挛犯了，痛得只能躺在地上，后来她回忆当时这段经历，“那时看着天花板在想，就这么死了也没什么，只不过研究没法继续，书也不知道能给谁接着写。”

终于，经过多方搜集、采证，苏三于2004年出版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两部作品。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往东去。”《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扉页上引用了《圣经·旧约》中的这句原典。这句话暗含两层隐喻，一方面，苏三确实直接使用了大量《圣经·旧约》原典作为史料来考证犹太人与中国原始文明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概括了苏三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推测，那就是中华文明很有可能并非起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西方”，“由亚伯拉罕众子送来”。

这个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因为它完全与当时学术主流观点相背。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内学界虽众说纷纭，诸如“满天星斗说”、“两大集团说”、“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等等观点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

他们的共同前提还是“中国文明本土起源”。

而苏三的观点完全推翻了学界的这一论断。她的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当时一些国际商人经由中国西南与西北汇合于长江上游，而且这些商人可能为西亚的犹太人与腓尼基人，但所传文化却来自古埃及帝国，中间可能辗转经过印度洋与红海乃至希腊等地。

苏三找来大量证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三星堆出土过一尊上有九个分枝的青铜神树，这种造型的神树是中东一带相当普遍的装饰物，用来祈祷风调雨顺，巴比伦的乌尔王陵就曾出土过此类东西；而三星堆人对于数字“5”的崇拜，也同世界各地不同宗族的数字崇拜一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苏三大胆推论，“5”很可能是当时三星堆文明的宗族数目，标志着中华五帝的发源地。她利用自己所涉猎和掌握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知识来论证所谓“人类东移理论”的合理性，这与一百多年前，北欧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研究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器具后，发现这里的彩陶与他在中亚见过的彩陶，无论是从花纹还是造型上都十分相似，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不谋而合。

都说写作如同分娩，就在苏三艰难“产下”这两本心血之作不久，她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声讨之中。

民科新锐

随着苏三这两本书的接连出版，她的许多观点也逐渐被大众所关注。一些读者在读了她的“飓风”系列丛书后认为苏三的猜想太离谱了。

翻阅网上的书评，仍然可以查阅到许多读者留下的评价，“写的很科幻”、“想象力丰富但是缺乏逻辑及学术严谨”……当然，也有一些读者对于她“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研究思路表示肯定。这其中不乏包括一些史学界的专业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就曾撰文表示，苏三的研究价值在于“文化呼吁”特性，“作为一位学术界以外的学者，苏三女士注定是提供思想的，通过证据来肯定或否定其推断和假说，那应是专业学者的事。”

而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可在他的文章《文化口吃与历史真相》中也谈到，“苏三的观点新奇胆大，占尽风流。尽管那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新的疑古风潮。”

但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减少过。尤其是在2004年，这一年，苏三被新浪评为“年度文化人物”之一，同时，有网站做了一个调查，关于是否支持苏三书中所阐述的“中华文明西来论”的观点，调查的结果是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超过百分之八十。

一些文化名人也从专业角度对苏三进行反驳。在网上声名赫赫，有着“打假斗士”头衔的方舟子就曾指出，苏三书中许多用来证明中国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同源的例子犯了常识性错误，如她书中提到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泪”，是一个“眼睛”加上“水”，这与汉字的“泪”字造字逻辑完全相同。但是稍有文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泪”字是简体字，这样的比较显然是错误的。

对这些攻击，苏三坦陈，“我的书里确实有一些漏洞，硬伤也很多，但是这些不影响我整个思想的主要框架”，她认为只要研究的方向和框架没有错，“其他的错误并不是那么重要。”

近几年来，诸如苏三这样非学院派的研究者常常被冠以“民科”的称号，这个称呼最初只是“民间科学家”的简称，而现在却是一个意味不明，甚至多少掺杂些贬义的词汇。

大部分“民科”通常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半路出家。而跨界研究者身上虽然可能具备多学科背景的优势，但缺乏专业性是“民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弊端。就如苏三所研究的历史学领域，历史虽然人人可读可解，但做起研究来并非没有门槛，需要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和必要的学术训练。

苏三并不介意外界给与自己的定位，她曾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这样说，“民科是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它意味着现在这个时代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一样了，过去没有多余资源去做理想中的事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家的职业观念发生改变，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到本世纪，越来越多‘民科’出现，表示一方面社会资源开始充沛，另一方面人们对职业、思想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是个好现象，应该鼓励。”

答案永远在路上

苏三说自己像山里人，“人很猛，不是很精细的那种人。”正因为如此，才会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学术，都能一往无前地执着追求。“我有着像诗人那样的半疯子的精神”，在2006年出版的《罗马有多远》一书的封皮上，苏三就说自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诗人”。

虽然做不了诗人，苏三确是一个十足的“驴友”。或许是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使得苏三感到过于封闭，成年后的她对于世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在一款测试你到过多少地方的软件里，苏三本人去过的地方数量超过了99%的好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旅游市场还远没有如今这样火爆，那时人们还没有当下年轻人潇洒的想法，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那时的苏三却早早地背上行囊，去寻找自己梦想中的诗与远方了。

从那时起，苏三就开始疯狂地全球旅游。那时她在外企工作，薪资比其他上班族高，即便这样，旅行也常常使她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得借钱才能勉强维持自己这个月的花销，等下个月发了工资再把钱还给别人。不过，苏三依然对旅行乐此不疲，她乐于在旅途中一边欣赏名山大川，一边做一些乡野调查，观察反思。因为苏三本人姓“徐”，久而久之，她在朋友圈中就有了一个外号——“徐霞客”。

苏三在之前的一次深度游中对新西兰当地的土著毛利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她撇下同来的朋友，一个人大量走访新西兰当地的博物馆，调查得知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而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第一次接触新西兰土著之后发生的故事，也并非欧洲殖民者之于印第安人那样屠戮、奴役——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苏三感叹欧洲殖民者非常专业地规划了新西兰，并带去了良好的新文化与新文明。

2016年夏天，苏三又陪同朋友一起到日本旅行了半月，期间几乎将日本走了个遍。北到宁静美丽的秋田，南到大坂，有时独自穿行在名古屋的大街小巷，也别有趣味。旅途之余，她也将自己的这一路来的观察结果一一记录，作为继续研究的资料备案。

这些年苏三一直走在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路上，虽几经波折但不改初心。如今的她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心态。就在不久之前，国足再次无缘2018年世界杯，苏三在微信公众号里贴出一篇自己以前讨论中国足球的旧帖，文章的视角很有趣，是从人类学角度谈中国足球的宿命。

苏三说她只是想保持着一种积极的思考状态，学术的路很长，人生的路更长。她并不准备做一位中规中矩的学者，“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教授的职业……他们做的是学术，我玩的是思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我是个寻找生命意义的人。”

编辑 / 月 勤